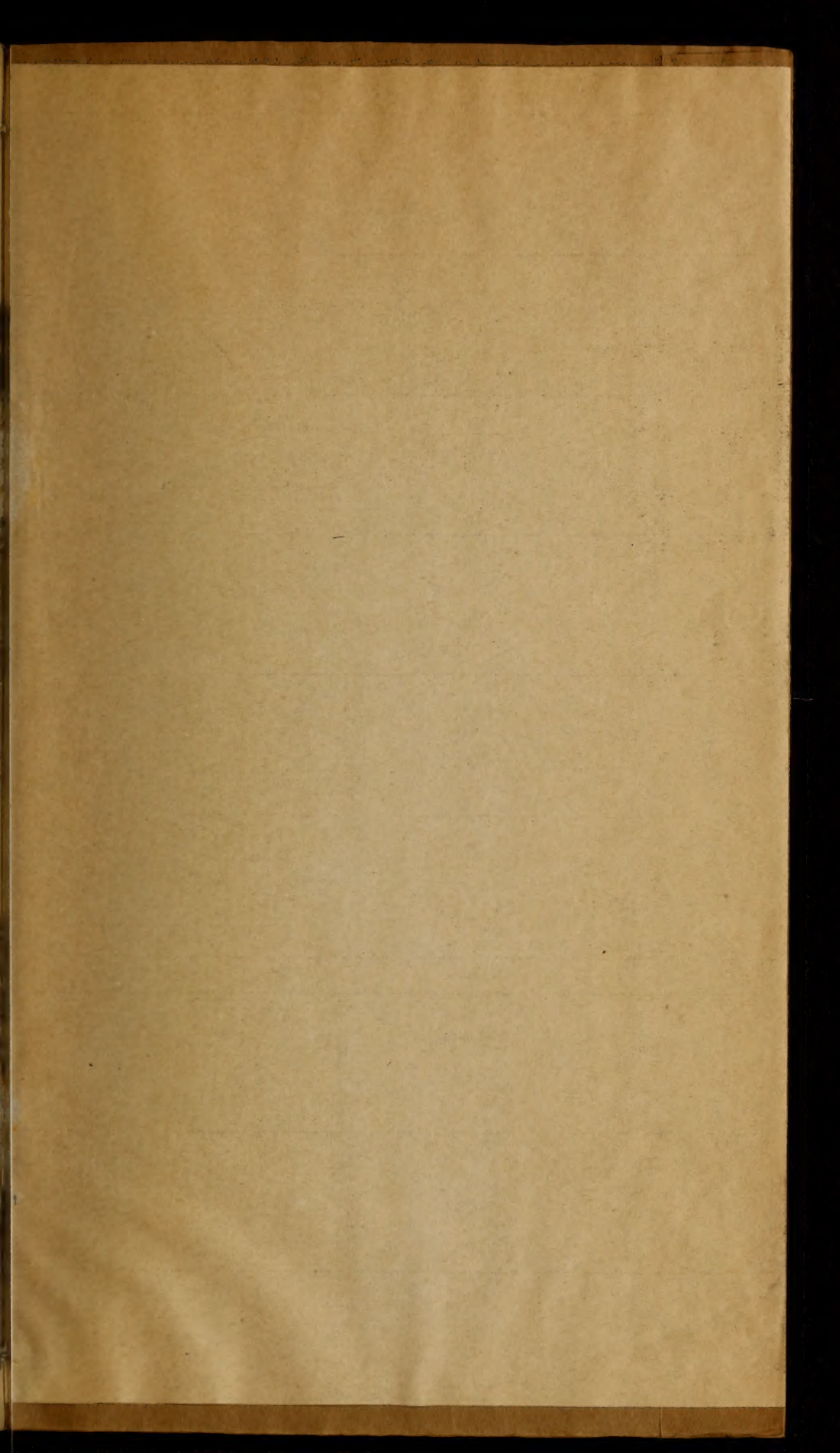


蒲城縣志

卷十四十五

DS
793
S452
P846
V.6



蒲城縣志卷十四

藝文二

明

重修廟學記

周洪謨

興學校以明人倫由三代至今一轍也人倫明則風俗以
之美賢才以之出矣朝廷承平已餘百年天下郡縣學宮
不能不圯而良有司之敦化理者不能不葺蒲城學在縣
治東百步舊謂創於後周宋元因之國初以來葺之者相
繼天順初縣尹王傑哉圖重繕先飾禮殿更塑宣聖及四
配十哲像兩廡諸賢具繪於壁次新講堂及東西二齋堂

之後又爲堂及左右二小齋以爲師儒退息之所肇功於
戊寅之春二月踰年而後成諸生謁廟則有所瞻升堂則
有所受齋居則有所習可謂善作人矣蒲城在周漢畿內
之地唐爲赤縣其人朴直有古遺風夫以善地厚俗而興
學焉則人倫之明也何有然而所謂人倫者莫有外於三
綱六紀而孝友爲之先如元時邑人王理七世同居延祐
天歷中兩旌其門非篤於孝友者其能爾乎今蒲城之士
讀聖賢遺書以講明三綱六紀之道者已非一日使能孝
友睦族如鄉先哲焉則他日推事親者以事乎君推以家
者以父乎國也殆不難矣予故謂學校興則人倫明人倫

明則風俗美而賢才出者豈不信然前蒲城教諭明輔實
贊傑以葺學者茲旣進秩南京國子學錄而今縣尹項城
黃端多傑之功乃致書於輔使屬記於予故爲筆其事而
申以教化之本云

重修文廟碑記

李應策

稽古學無祀漢猶祀周公以孔子東向配自唐貞觀始下
詔讐六經正廟位特祀孔子卽邑肇春秋而拓於唐興學
造士蓋亦貞觀後以樸棧菁莪舊甸崇事誦習迄宋慶歷
斷斷侃侃彬彬之風庶幾比周盛時第其址圯無常邑令
繕之歲有定役明天順初令王傑再繕繼黃端繼楊仲瓊

至今也楊君繕嘉靖間功較拓未幾震凌相繼相成無復有端之代傑輩而鉅鹿頓失垂之難久方余屬青衿見有頽坦壞瓦漸致蕭條又越四十年至神閣木主風雨所不能蔽殿以前櫨桷幾腐朽遇祭瞻拜望之赧赧恐墮焉間有勉飾其餘如貧士巧粧稍稍爲簪冠一飾而渾身藍纓成何威儀漢延禧時以大學西門無故破平原襄楷大爲文教撫膺彼兩折石梁觀者可任其驚愕雖幸涉門牆外不預宮制曷敢謂與文教無關萬歷壬子余感而捐貲議擬鳩工會李呂二君升調止延而丙辰偶晤掌教楊君分教張君文君一議及楊君忻然謂已置簿俟期矣亡何

進士徐君至依簿議令以下丞若簿若尉及諸學博胥捐俸有差鄉縉紳及弟子員亦競相捐助而余仍傾囊中貲建修戟門與櫺星門一遺制在前余不能更加宏壯一以木石丹堊視前頗整見各處門設踞踣庭闕以下率用肅觀瞻仍置大石獅連座巖列門屏前之俟請余豈樂爲久稽緣公私彼我之迹形未必盡釋猜忌任者難而聽之任者益難天佑文明幸今與論同心余不難畢慮竭神效鼓舵於舟企先渡江而擊楫者也費固與公衆埒猶不慊所願而往以勢分則功自多消其誰復盡心督厥若度支失核尤不免耗冒之虞藉文君督工察勤惰張君稽出納各

夙夜匪懈與共事諸生原孚蟠索梧屈蟠李可法同盡力焉已構輯而藻稅矣前後俊潔光明儼如初基起石欄是曰建非葺也泮池翠屏磚壁之雖葺亦建也余俯仰勝地竊與衆慶落成或復質天順抵今垂二百年餘葺學纔四及舉耳其是於魯晨相碑祀器典守本國舊居猶稱缺他境何若於嗟事固有吾力可爲者有不可爲者赴義倡修數百金出之自我敢復推讓卽蒙牽制於前事竟成矣乃制期全備國初頒樂器於天下郡學令如式製造行可終泯耶子輿氏先激公宜置不載可終以孟孫氏濶耶當時崇事遽瑗嘉其使且丞許林放可終祀於鄉耶左丘明可

終與儒列耶孝子不朽其親以程朱蔡諸先儒之父得配
祀於啓聖公祠近周子父輔成亦奏入獨張子父廸可遺
耶此皆關之題請崇儒重祀則有司存余伏草莽雖力何
爲直憶昔韓莊潁川留心學校閭閻之慕義服仁孝子悌
弟翁然傲古州里庠序後入左馮翊黃霸因之課藝明倫
舉察辟薦天子特賜金增霸爵秩益重前延壽興起之功
茲庶幾近徐君然亦後之力可遵爲令者侍講胡瑗自湖
膠擢任國學四方士雲集不勝客考之在湖肅教約以身
先嚴束之而復愛育之如子弟召後取所以治已治人者
爲大學規游楊同志盛僑顧臨諸高士分任講解迨從祀

繼道脉余猶惜其遲焉茲庶幾近楊君然亦後之力可遵
爲諭者復學例重乙榜於吾邑曾幾見卽黌宮曩拓以楊
今又拓以楊也詎偶然哉徐君有言役旣載有修理條但
有罅卽補漏卽塞涓涓者尚可易爲力無貌一葦之失障
俟其奔決而滔滔如近日之不可禦也意與楊君若符矣
徐諱吉蜀人楊諱學程張諱文濬文諱載道與余應策皆
秦人

重修城隍廟記

楊仲瓊

予承乏縣車統攝陰陽靡神不舉若城隍祠載在國典正
月望日謁廟見群老盛服驚仆牲殺駢集火炬遺輝樂舞

上下各恐而去之走先夜鐘鼓之聲達旦弗輟噫民之瀆
祀近於戲矣神焉享此哉予斥之盡以其物沒官旣思之
廟制甚偉精采剥落繼以腐敗摧朽者過半將久愈不堪
事蓋因而成之乃可得白金十餘以首事民咸悅之不勸
而納金帛者百十餘人獲其貲幾千金遂召匠授事各旣
康食歷夏正殿完秋寢室階廡諸門垣完及冬整刷諸神
具創簡崇繁呈奇競巧凡金木土石丹漆之功補葺塗構
十倍於初成廟貌威儀侍衛嚴肅兩廡下刑獄考訊之狀
恍惚神鬼羅列臨之不覺悸懾拂其邪念卒事之日予懼
其侈而惑人且憂夫民肆財淫祀未究敬遠之道故告之

曰鬼神予不獲知有無也但明則人民幽則鬼神如斯而已人尊信之不爲惡敬事之不敢狎宜也卽如世說謂有神號品級亦必尊顯庶民當不敢親夫以人言之王公大夫肯與與臺畔隸宴飲哉雖古稱有禱乃災祥疾疫猶夫人之不平在怨於上耳非類弗敢以祀今若輩竭財殫力新厥廟事與庶人往役之義同非有加於神宜叙爾民事安爾田宅篤爾上下父子夫婦長幼之倫毋徼福於神不寧惟諾且遂非長惡神反爲災夫何益若事有冤抑隱顯弗明及時乖年歉旱潦頻作吾與爾共禱之神宜有知

政理乖和人事弗舉予猶懼夫神况民耶宜切戒之期吾

民正斯義以往常厥廟事卽敬式予不啻石刻之不朽也
重修東嶽廟記

趙國俊

今望之三峯潏然出雲雨者西嶽也縣故有東嶽廟廟東
距城僅尋丈而西南北長廣各數百步相傳謂廟在城先
而城割其半云會重新其殿見棟上多唐宋時姓名迺知
所從來果遠矣第殿獨巋然而廊廡門垣盡圯萬歷戊子
歲大祲庚寅又旱社人惶惶聚謀曰旱乾水溢神實爲之
於是鳩材作獻殿五楹二門三楹築甬路飾諸門垣之未
備者旣成會大有秋社人沾沾曰廟在成宏間常侈矣或
例以淫祀毀毀四十年無甲第今第振起又從重新後始

也堪輿家言縣西北高而東下宜祀東嶽東生方也位爲
甲法主巍科多男子故修之則吉則昌廢之則凶則替曷
爲誌戒世世慎勿毀也趙子曰然吾聞世之媚也以人不
以神神之福也以善不以諂卽觀西嶽而何曾媚事固日
降膏澤不私也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民神之
依也稽古巡望及孔子所論八蜡意可知已夫盟會燕享
禋禱民事也必臨之神則志一而衆和和則天地山川之
氣應氣應則水旱疾疫不作而登泰寧而衆務和其德福
將自至匪神而私而福是徵明德惟馨古記之矣

賈曲武安王廟碑

楊 簡

曲舊有義勇武安王廟歲久傾頽居民梁卿率衆新之
夫王生值衰漢門祚將移存真抑僞扶綱植常振威德於
宇內昭令聲於千古本其所以至此者一念忠貞所致也
夫當危迫之際秉燭達旦顛沛之餘知有元德與古聖哲
所以致嚴幽隱而之死靡他者何以異哉是爲記

縣治門樓記

劉大謨

蒲城自古爲關中雄劇之地唐以諸陵在境內凡城郭館
廨樓觀臺榭視旁邑咸有加至我朝地闢之繁規制爲益
侈焉縣治前門舊有譙以列鐘鼓獨卑陋弗稱正德癸酉
邑侯張鏐乃僦材於林授巧於匠撤而斥之崇臺豐基阜

拱山立累棟重雷雲集霞舒綺井列疏帶懸華垂告成殆
已有日偶以遷任去厥未訖者四壁棧閣與夫黝堊丹漆
之末爾越明年予自隆德幕來代值歲荒歉閭政卽事然
恒懼九仞虧於一簣百里畫於九十也歷丙子稍熟始獲
完美一日與客共登太華終南諸山儼其前漉瀟涇渭群
流羅其下嶢濶潏潏不可名狀俯瞰草樹蒼鬱平接飛鳥
翔鳴復有輕雲裊裊或往或來而變態靡常相顧樂甚呼
酒以勸旣而夕陽匿曜暝色四來景與意會尤戀戀不能
去忽悚然若懼語諸客曰斯譙旣麗景復可嘉登之者酣
宴弗已則導嬉宣狂逸情棄務作樓者之志不幾於荒耶

客曰憑高縱目一也然亦有不同者焉閭閻之下悲愁萬
狀長人者或未之知聖賢之道微妙無窮仕學者或未之
聞使登斯樓也俯首而觀如傷之懷惻然有感跛足而望
未見之念悵然以興則斯民與吾道咸有賴矣朝夕登之
庸何患乎否則民日以離道日以遠雖深鎖高扃絕迹閑
至亦徒而已矣予題其說遂扁視民望道四字於額時欲
紀之而未遑也居無何以覲事如京師即轉官不果來茲
以有事再至慨歲序之屢更觀風心之尚負乃著其顛末
於石俾後人有所考而因以警惕弗怠云明嘉靖癸未歲
冬十月望日立石

蒲城縣志卷十四
邑豐陽建龍河觀記

李應策

憶唐廣德初有言崇表福區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
偉哉橋陵鬱茂大地而前誰倡之爲龍河觀也夫水居坎
虛危湛寂淵涵道家所謂大梵龍阿境而元帝固凝真於
茲方孕靈武曲日光兆祥本之淨樂國脫冕旒而詣仙古
今人歆慕聖修迄道成勇斷乎妖邪益競借威重竊德顯
功歷代俱然而尤著於明蓋永樂間傳帝協力靖難幽贊
中興而扶盛祚遂指爲成祖前身自此瑞雲靈跡無地不
顯卽蒲之里社及四郊村落率廟饗爲寶座設星壇矣北
望冥冥悠然秘麗未有若豐山之陽左爽右塏洛渭終南

青白黃赤黑五臟對越太和全體乃高靈神相半容
俱是四陰森羅上下端嚴蓋舉取天一生水配合生成火
土金木缺一不可黃庭經云北方正氣名河車道訣中歸
腹腰曲緣黃河水逆流非擊運法乎又東坡注龍者汞也
精者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致
龍飛腎枯成害真機故曰汞失河車絕萬事無所出釋觀
題名猶主在坎乎亦見帝真備龍與河原不可須臾離是
最契緊工夫庚申五月余西謁斛山公祠偶入觀見壁書
河車挽水灌腦黑因瞑目學胞息吐納久之覺下體漸輕
丹田溼而水上行蒼蒼如雲蒸於泥丸時龍已不馳河且

不乾旬日外覺出脊至頂液盈溢而軟出常捲舌上舐如
輪引之浸浸嚙送入丹田合五行化爲鉛此豈帝啓之也
次年春復詣神宮會父老坐談小酌半醺教之澆花若種
竹馴鶴焚香煮茶寓意甚爽竟日忘返暨出遊觀一水縈
紆下接漫源曉霧將歇鴈鷺鳴翻夕日欲頽沉鱗起躍迨
遲數里恨不能奉明科陳淨醺常枕流以洗吾耳漱石以
礪吾齒風波息處欲就爲家而未遑其父老止之鑑湖按
籍紹興府南崇帶城郭連屬峰岫賀知章家賜鑑湖後以
所居宅爲觀興山川相映發余實弗如也落成有日喜其
址九畝餘前後殿閣聳峙金碧輝煌由祈護祐丕賜明休

報荅如響復東西監二祠應木公金母陰定一方之生妙
周萬物之用於龍河爲有濟或以龍樂鄉浩泉里爲說淺
矣余愛其名爰不辭爲記而併釋其義焉

新建張橫渠祠碑記

李華然

關西大儒曰張橫渠張天祺余束髮時卽慕嚮之旣筮蒲
令入關計見學其學者且將問故墟於鄆之人焉而祠則
蒲已有之蓋誌載天祺嘗攝蒲治橫渠偕之遊正德五年
間建祠一曰崇禮書院云余覽乘求祠無之徐乃有謂祠
原改天王堂而還其舊矣至則見金碧像喟然嘆曰方今
五鹿之壇崇於日觀而先生之祠至不能與異教爭靈若

是乎正學之難也既而聖賢之學近尚者乃知其廢
祠無惑因闢別地而特爲之復舊致祀配以邑賢張吉甫
從其舊也當事者報可歷癸丑之春秋仲舉二祀矣會量
移長安當辭去邑之士若氏請曰宜紀其事以告來者余
謂德則有鄰矣則有好凡屬厥類誰棄其祠紀祠祀無益
也惟惘然於道統之沉淪而急發見其人於祠之下則先
生之精神賴以存亡蒲承其教乃背而馳焉其奚以對此
祠余之所欲爲告也先生之學源鄒魯而流宇宙凡負心
知孰非載先生之道者故念違而心就初叛而卒悔是非
大分原自難磨諸不具論卽如工技走卒亦樂於此舉而

子來趨事抑可以見良心之同奈何不於此提醒克擴任
其若明若滅而且覆以重陰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欲
復其良惟破其習余無能爲耶論而且對習以示破之之
方則亦無爲貨攫無爲色漁無爲奢貶無爲奸邪中無爲
法令侮無競爵無尚訐無近獄市無自殘其族無縱恣其
子弟無破人之有而我據之無張我之焰而人乘之去此
數者而取今頌之家禮儀節書深思力行猶謂其非先生
徒吾不信也蓋橫渠之教特急經界謂仁政自經界始而
憫流俗之變修古禮以矯其薄天祺之在蒲也嘗督教人
子弟以奉其老皆明而著確而可守釋此言修乃妄乃欺

屏絕諸緣單提一念天地萬物之情有不芸芸現乎何行
事而輒亂之習爲梗也一病未拔百行俱喪治之必視爲
猛獸巨寇蕩其所據匿而於以服習懿軌亦如素之所據
猛獸巨寇者澄之而徐清練之而徐定民之與士吏之與
士民罔不善善以相遇乾坤父母民物胞與之規模端在
於此而先生在矣或曰久汨沒而乍作之其何幾於先生
嗟乎善惡惟兩岐行止無中地人品臧否顧其所自命耳
蒲氣銳勁之而惡焉則無不究也之而善焉則亦無不究
也是在於鷄鳴孳孳時擇所詣哉張吉夫爵不高而至與
先生廟食則修行之驗也今之遊於祠者多蒙士持此以

行吾見張吉甫之踵接於後矣

均糧記

張稽古

洪武初按土區之沃磽而額其賦有鄉總法東西南北鑿然較矣合之得糧七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五斗九升五合抵今我祖宗之美意良法斟酌於合勺閒者尚昭人耳目可攷也奈二百年吏治靡民情僞弊乘而奸伏矣富者增價貪沃地以圖輕糧甚役貧民無址墾地而供斗石之糧者比比然若茲不均之嘆免矣哉嘉靖庚申山東蕭公均焉鄉總雖未之改但以地戶首數爲據奸民隱地不無也乃致糧重循法首實者而竟無瘳於害隆慶己巳四川

呂公均焉以局頭法庶矣乃差人覆丈奉行者多以虛作實地多於東北糧遂輕於西南併鄉總改矣東北民不堪其累誄誄然無寧歲者萬歷癸酉邑民奏於上詔下撫院董按院劉檄縣調停至纖悉也時我繹翁田父母以右榜進士視邑篆實任其事遂覈洪武與蕭呂均鄉總載詢之父老而四鄉平坡稔坐照中矣於是因舊額諒爲加減西鄉雖加二千有奇於舊額尚輕乎千石以東鄉多地故爾東鄉雖減二千有奇於舊額尚存千石恐西鄉之弗勝也內西鄉種東鄉地者亦依東與減東鄉種西鄉地者亦依西與加又開無地獎糧三百七十一石二斗七升一合三

方挾藝射利每發如望人求於我我已爲之自始迄終不
降色辭因事立官隨有可載發迹愧軍遭讒府介去居陵
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於茲有靳守官駕部名昇已屈躋
於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右卿公優止
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無怠嗣慶

均糧記

張稽古

洪武初按土區之沃磽而額其賦有鄉總法東西南北鑿
然較矣合之得糧七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五斗九升五
合抵今我祖宗之美意良法斟酌於合勺閒者尚昭人耳
目可攷也奈二百年吏治靡民情僞弊乘而奸伏矣富者

增價貪沃地以圖輕糧甚役貧民無址隴地而供斗石之
糧者比比然若茲不均之嘆免矣哉嘉靖庚申山東蕭公
均焉鄉總雖未之改但以地戶首數爲據奸民隱地不無
也乃致糧重循法首實者而竟無瘳於害隆慶己巳四川
呂公均焉以局頭法廢矣乃差人覆丈奉行者多以虛作
實地多於東北糧遂輕於西南併鄉總改矣東北民不堪
其累誦然無寧歲者萬歷癸酉邑民奏於上詔下撫院
董按院劉傲縣調停至纖懇也時我繹翁田父母以右榜
進士視邑篆實任其事遂覈洪武與蕭呂均鄉總載詢之
父老而四鄉平坡稔坐照中矣於是因舊額諒爲加減

鄉雖加二千有奇於舊額尚輕乎千石以東鄉多地故爾
東鄉雖減二千有奇於舊額尚存千石恐西鄉之弗勝也
內西鄉種東鄉地者亦依東與減東鄉種西鄉地者亦依
西與加又開無地獎糧三百七十一石二斗七升一合三
勺各照里除豁有地獎糧二百五十六石八斗二升八合
七勺各照戶計納四鄉中宜陽下馬二里偏累每徵而殍
通相望於宜陽開四百有奇下馬開四百有奇歸於四鄉
萬歷四年十月二十日申請兩院本月報可十二月徵派
民皆樂輸乃著爲定籍四鄉民猶以里書日久生弊變亂
鄉總是懼願勒數於石永垂之向余問記余矍然曰甚哉

賦法有關於國計民生者匪渺小也矧我蒲
罹此困苦不啻倒懸耳矣乃何幸會此舉也懿哉法祖宗傳來嗣一
勞永佚有爲國之忠焉重沃野輕磽田除奸釐弊有體民
之仁焉裒多益寡通其變使民不倦有達權之智焉三美
咸具雖移以均平天下可也矧區區田賦云乎哉公名憲
字應芳號繹齋山西應州人甲戌進士

本朝

重修學記

李馥蒸

聖道之大廟貌遍寰區自太牢一祀萬世崇瞻文中子曰
太極合德神道並行庶幾近之矣又豈小儒所可名者

炊巧婦攢眉方左支右吾之不暇而暇及此此侯之所以
可書也以視後之君子侯姓鄧名永芳字仲聞湖廣長沙
府攸縣人戊戌進士 銘曰於爍宮廟如日斯照熠燿中
天履仁蹈道閱世歷變泉發金煉有導卽流刮磨愈見大
化存神顯晦維人吾徒是與不盡者 黽勉從事莫難匪
易後來善承矚目斯記

重修孫真人祠記

李穰蒸

按真人名思邈京兆華原人少博學多通獨孤信見而異
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長隱居太白山隋文帝召
不赴密謂人曰後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乃見之唐太宗

召詣京師真人年既老而視聽不衰欲官之不受顯慶中
高宗復拜諫議大夫辭還山真人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
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年百餘歲乃終照鄰稱其高談
正一則古之蒙莊深入不二則今之摩詰其推步甲乙度
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生之儔云而今所傳者醫藥一端
耳真人精於養性醫藥其緒餘也所著有千金備急方食
忌千金翼方枕中記千金髓方千金月令方試無不驗昔
王右軍饒經濟而所傳者書法張睢陽饒文學而所傳者
節烈古之以一節掩生平者類皆如此雖然真人之高節
逸致學士大夫能言之而愚夫蠢婦未必知也言及

未必不神而異之尊而敬之者而後知真人之留遺遠也
耀州有古洞四方走謁而吾蒲之祠在城西南隅坐南向
北初甚庳隘後漸拓充門堂殿洞層疊深邃康熙二年因
久雨圯圯衆議重修金粧神像外垣周甃以甃七月起工
十一月告成首事者原秉裕也是爲記

重修學宮記

張淵

學校之設莫隆於漢晉以下衰焉宋興百年而後州縣有
學何其後也

今上御極以來屢詔天下修整學宮親製寶訓策勵士子邑長
吏任教化之責敢不以之爲先務哉蒲邑學宮雖代有增

修而中更兵燹不無傾頽余承之茲邑首議及此而邑之紳士耆舊咸相勵而趨爲之若恐居後計工之數若干各視其力以輸爲屋之數若干各撤其舊以新明倫堂後有敬一齋亦尋其跡而復建焉移貯唐宋諸名人碑於其內合邑紳士實董其成經始於壬午之夏告成於乙酉之秋是歲邑士之舉於鄉者九人邑人歸功於是舉余蹙然曰建學非僅教人尋章句銜科名之謂也謂禮義之不可不知愛倫之不可不篤而致澤之道不可不講也余雖不敏無日不思進我父老子弟覩此冠裳俎豆進退周旋相與雍容鼓篋琢磨砥礪勵於有成移風易俗以稱朝廷作人

求治之意簿書期會卒卒未遑余有愧焉乃以流俗之見
夸詡也豈所望哉尤望後之官斯土者不時問新勿使鞠
爲茂草也

王省庵先生墓表碑陰記

李 顥

王省庵先生諱化泰賢而隱於醫篤志理學潛心性命初
與本邑單元洲結社講究後與同州党兩一切砥密詣既
而忘年折節不遠數百里訪余商證閒歲一至至必晨夕
晤對盤桓浹月若恒屏緣寂坐超然獨契於擬議之表助
忘交融嘗連吟三絕云此道開心三十年昏明定亂幾千
千些爾會得天機處寤寐何曾離枕邊箇裏包涵坤與乾

人心微動便危焉須知放下自臆合萬古如今無間然大
道周流本自然行時物育復何言天人詎有兩般理各正
由來賦予全自是真機洋溢操縱自如胸次靜徹天宇如
洗而自視澹然每以年衰日暮惟恐空談虛悟究無當於
實際學無歸宿虛度此生念及輒歎歔涕零不自禁晝夜
皇皇如餒思食渴思飲寒露思衣收攝保任瞬息弗懈庚
申三月感微疾凝神以俟沐浴更衣翛然而逝年七十五
平生事親孝交友信處已恬淡無營獨居未嘗有惰容雖
盛暑未嘗不冠帶性方嚴峭直面斥人過辭色不少貸人
有一長卽欣喜推遜自以爲不及拯困扶危樂導人爲善

刊布廸吉錄僞學禁諸書有所觀感行誼之卓流俗罕儔
郡伯董公崇德尚賢特表其墓以示風勵余故遙書行畧
於碑陰庶觀墓表而興思者有所考鏡云

芥子園記

王光啓

園名芥子無別解况小也負城東郭先大人場圃於此余
喜瀕池水手以灌園遂割場之半築焉周環僅足畝中結
茆廬數椽風櫺月牖坐整琴書儘自悠然軒左有洞邃十
笏餘聊備寒暑前溪環遶溪旁種桃數本天艷灼灼遮迷
洞口彷彿武陵春色故顏額桃花洞天就洞成臺臺爲榭
一楹連葺小樓小閣翼之逕從元隱壺口歷雲樹下捫藤

蘿躡石磴旋轉勃窣而上金幟浮山峯巒翠秀瓏樹烟村
歷歷如畫泊指點五陵風景半爲雉堞所障憑弔惘然開
窓南眺清渭東瀉若帶而大華終南佳氣鬱葱縹緲天半
此登臨之大觀也下樓行數武新篁敲風青蘿篩月淨置
一片石堪當醉月芳堤蜿蜒入顧過此抵桑林嘴謁祝融
祠稍南構亭如葢晴窓樹色掩映題名環翠亭腋鑿井一
口清冽甘美而輾輾聲韻尤足快耳爽心山井欄之東直
達慶南山房歷弄琴臺另有文杏一區中可結庵尚未果
也要之園無甚名花異卉竹梅松桂而外火棗雪梨湘桃
金杏更居多時作清供取不禁用不竭亦快事也余日涉

其中或彈琴或賦詩或煮茗或馴鶴或倚檻長嘯或對客
奕碁容容焉與與焉是非不掛於口名利不關於心冷然
善也有客詰余曰園名芥子是矣據所言種種似不芥子
若者得毋哆咤刺謬乎余曰否否莊生不云乎計天地之
在道中猶壘空之在大澤中國之在天地不猶毫末之附
馬體乎何況余園乎客相視莫逆而樂是爲記

邑侯姜公修建考棚碑記

李馥蒸

侯蒞任三年矣富年強力才具犀利更留意於文事如修

理

孔廟創建社學美政不可悉舉而余獨於考棚一事尤見公

之崇文愛士也夫考棚之設前人相水土之宜人烟之聚
斟酌裁定原不可以府州縣論也西有三原府學亦隨之
東有蒲城華州亦隨之後因流寇便途渭河爲阻始割河
以南諸邑合華州爲一會而同州東五縣赴蒲試者不記
其年邇因棚廠塌毀修建爲難蒙上分派東州縣協濟然
協濟亦舊例也好事者遂以此藉口而有分建考棚之舉
侯毅然曰蒲城數百年駐節之地而一旦移之豈下走不
足爲東道主何鄙愛爾耶慨捐俸金刻期起工暨儒學廣
文先生捐俸倡諸生度力佐理不日告成具文申報周旋
圖謀不費餘力殆所謂其志一定百折不回者乎因遣役

知會各縣無不肯樂從者至此可無異議矣夫考棚之在蒲與不在蒲便與不便凡有識者皆知之雖好事作議者倔強口抵質之本心亦未嘗不明也侯之此舉非具定見定力不至此異日者登廟廊之上議大事決大疑有如此棚矣

募修東門文昌閣疏

汪元仕

知一邑者周知其山川壤地城郭民人以占其物土之所宜風俗之所尚施政出令以補其所偏而匡其不逮且滋懼一事之不舉一廢之不興來者以台爲口實不佞蒞蒲七易春秋剔釐之遐日進諸君子爰諏爰度願聞已過以

求民隱庶幾乎風移俗革還淳而反樸矣而猶有未盡善者時厪予懷焉吾蒲舊稱仕國元老巨卿輝煌史冊迄於今絃誦之聲比戶相聞登賢書者科八九人五六人不等提南宮隸仕版者亦遑遑而有於余心猶以爲未足不禁有撫今追昔之感焉議者曰邑之山勢蜿蜒自東北折而南水自左方折而右幾於盡善矣惜也縣治學宮皆處極高而文峰爲稍弱占其方爲巽在城東南隅粵稽巽象爲木爲風爲長爲高木之性直而風行最上長與高之義皆於文峰有合焉又爲近利市三倍則不啻爲文峰言之也或曰東南之隅何獨弱於今是有說焉曩者城之上有

巍然登之可以眺遠今其基尚存而層樓墮頽又有文昌閣者在重門之上今闔閣猶在而碧瓦朱甍飄搖無餘釐而修之其可緩乎夫文昌之神聰明正直專司瑣闥幻其說者有一十七世身爲士大夫之言考其世代在周爲張仲其說誣而不經然以文昌爲張仲是欲以孝友重文昌也吉甫凱歸疑筵何客茂有而乃以孝友之張仲儼然當尊六月之詩至今誦之不可以知文昌乎而况高閣屹然頽宮瞻文星之特立而壓快利賈之三倍農家者流望祀氛而課晴雨一舉而三善備焉齊力捐修可以計日考成城村諸薦紳先生以逮庠彥肆市農民各量力義助以鉅

負不佞爰諏爰度之苦衷異日者置身木天扶搖九重紆
長綬而乘高車予其有厚望焉勿曰邑令口惠也請捐俸
庀材以爲之倡

艾悔齋詩集序

李因篤

雷伊蒿吾秦人也少從其先大人筮仕蘭陵遂歌鹿鳴於
其鄉而爲魯人矣丙午行稿出精深古茂與秦漢八家相
上下海內家絃戶誦莫不知伊蒿之能文然而尚未知其
能詩也余昔往山左從王西樵宋荔裳諸先生遊彼時卽
知伊蒿之能詩便道訪之而未獲謀面後從雲陽任認菴
處搜而讀之大抵以三百篇爲宗而浸淫於漢魏三唐之

得心寓目各爲其情性所欲言不必拘拘以古人爲法
而無不與古人合其歌行則王孟之宕逸也其近體則溫
李之秀雅也而絕句則聲調高華直駿駿乎分太白之席
矣吾甚幸西樵荔裳而外復得一唱和良友而又深幸原
本於吾秦爲可樂也越十五年所其姪劍華爲三秦名士
謀刻伊蒿集而問序於余余以老病廢牀不能爲伊蒿元
晏而竊於伊蒿有感焉吾秦風氣在家則驚鈍而出門則
千里也獻吉生北地而長於大梁遂爲故明三百年文人
之冠隴西孫太初浮湘漢躡衡廬買田苕溪遂卜居焉其
詩悲壯奇偉爲吳越翹楚而焦穫孫豹人浮家廣陵亦聲

震江淮矣今伊蒿復崛起於海岱間與古獻諸人聲價相
後先古人云出門有功其是之謂乎誰謂遷其地而弗能
爲良哉至於集以艾悔齋名則伊蒿之謙詞也是爲序

孝子宋希寅小傳

高爾公

宋希寅陝西蒲城縣桑落坊民也氣質椎魯目不知書性
篤孝父某母某氏春秋高矣瓦盆脫粟奉養必至顧家貧
恒不能得食或貿繩於市易餅以供膳暇則拜禱輓祠下
願減已算益親壽率以爲常父歿麻衣露肘僵臥柩側年
餘母相繼逝合窆村北希寅守塚朝伏荆棘中痛不欲生
夕則穿冢旁土穴以居冬月掘草根食之兀齷骨立鵲鵲

作孺子泣三年一日也衆爲誅茅強之入郭希寅登城望
屋長號泪盡不已草屋蔬水上食如平生每飯未嘗不慟
希寅問語人曰一日見亡族兄與父同行挽袂以歸備
然在寢也旋出門追至墓下訖不得見伏草迷眩漏盡而
卒又一日恍惚母來臥室牽衣而哭母亦行至塚相失曰
東升矣猶以頭抵地不省人事野老舁入土穴用衣覆之
越申刻始甦此二事者皆非夢寐中也嗚呼所謂一氣感
孚幽明無間者耶先是希寅種瓜墳畔隣瓜往往爲鳥所
啄而無一過其瓜田者人咸以爲異而廬居時有兩狼繞
墓或蹲或臥馴若籬落間物嗚呼何其格及庶類若此耶

可謂孝子矣贊曰余按部入蒲聞宋希寅事因卽其人而問狀見其詞語拙樸惟涕泗被面而已且言村愚罔識孝道云何但一意從親地下不自知其不欲生而亦弗之能遂也余爲之改容而禮會邑令^某請余立傳輒件繫如左昔柳宗元作安豐李興孝門銘曰興以四廢性非文學所導生與耒耜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今於希寅亦云

縣市記

原毓宗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

除詐市之設也何邑茂有況蒲萬室之邑鳴吠四達亦
非一二人所能辦者在萬歷中汶上李父母平肆均市城
內關外立爲五頭其來已久厥後荒亂相仍移置北關關
外舊役獨自應行號馬料豆領銀平糴亦因天時亢暘米
價騰貴市廛冷落爲之罷市第闐闐不可無人蒙邑侯田
召募在城斗行仍立集市生涯貿易熙熙穰穰關外舊役
欲分其潤蒙按臺扈親自處分仍令該縣調停安集俟乃
印斗五十於四城北關分爲五頭三日一轉週而復始每
月五頭各分六集著爲定例由是城內關外各樂其生再
無置喙余嘗聞陰陽之和不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

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侯平心惠政如鑑如衡周禮所謂量
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與夫結
信而止訟禁僞而除詐者非耶今法制既立大家有利則
共有勞則均在城在關同是蒲人恪守成規爲盛代之良
民而爭奪之悉泯也不亦善乎是爲記

原炎洲小學人物考序

汪元仕

聖學之所以不明於天下者非世無學者之過也愚者汨
沒於利欲智者馳驚於高遠其又甚者學爲儒而溺於禪
放言橫議不至於爲吾道之罪人不止而其失皆由於
養之不端夫童蒙之時志氣清明欲竇未啟於此而

泐摺應對以抑其驕習之詩書羽籥以正其鵠綜覽乎前
言往行以開拓其胃懷反求乎孝親敬長以造端乎本始
而絕無譎秘姘媼之態以希心於利祿由是而之焉博物
洽聞以窮理主敬立誠以存心於以優入於堯舜周孔之
途不其庶幾乎此考亭朱子小學一書遠追洙泗之教近
接濂洛之統誠入道者之津梁也雖然學之不明非一朝
一夕之故矣三代以下簡編淹沒於秦火聖學等夸於百
家漢儒之箋疏得其麓而雜於僞宋儒之折衷擇之精而
行之篤孔子之道至趙宋而煥然一新可不謂天之未喪
斯文耶宋初試士僅得三人終日不成一字先王之教蕩

然無餘吾楚道州周先生拾墜緒於煙消霧散之餘二程子起而宗之橫渠又得力於二程而後龜山延平學者輩出紹程門之遺緒以至於朱子私淑諸人羽經翼傳直窺道蘊功不在孟子下卽小學一書旁稽遠引所以嘉惠後學者非淺鮮也無如童蒙雖讀茫然不知其所謂經生家帖括羈心躡等而不肖程子曰制科壞人心術豈無所謂而云然也哉不佞蒞蒲七載降心訪求閩人已多而不意衣冠晉接中得稽古有獲之士如原子炎洲也炎洲久舉孝廉非公不至偶一晤對神爽心靜極知其抱負不群而奈何修文若是之速也今其子文彩以其行述文集并小

學人物考送闕乞序嗚呼世之學者孜孜窮年所求何事
未有如炎洲之研經涉史博極諸書而尤留心於伊洛淵
源作小學人物考徵引詳備其人其事披卷不啻燭照而
數計真蒙養之要務也余以爲不但蒙養也登賢書隸選
籍者宜亟讀也習惟崱經者宜亟讀也軻也章
句之學制舉之業名爲明經而經義愈晦春秋分一字爲
對待周易執君臣爲主腦其於褒誅之微言貞悔之精義
吾不知果有合焉否也若是者希心利達所謂汨沒於利
欲而馳騖於高遠沕洒之罪人亦卽朱子之罪人也讀炎
洲之書其不慙然內愧者幾何哉吾故曰聖學之不明非

一朝夕之故也是爲序

炎洲原先生傳

劉鳴珂

先生名永貞字芥夫號炎洲姓原氏登己卯鄉薦性沉毅
尤穎敏善記父錦邑名宿也於公髫齡卽教以五經左史
及唐宋八家之文且口授唐詩數百首曰學者當出經入
史縱橫藝苑毋徒作俗諸生也公尊嚴命自少至老未嘗
晷刻釋卷古文詩歌偶一拈題立就存心制行一以仁厚
爲本父早逝事母屈氏備極色養處幼弟祐之慶之怡怡
而不聞諍詬聲胸無城府客有嘲其不合時宜者公笑而
領之而已客慚退生平誨人不倦出其門者甚夥人方之

蘇湖模範焉所著有小學考六卷覆瓿集四卷家乘二卷
生於順治四年初二卒於康熙四十九年七月其子庠生
文彩爲公廬墓三年云

王母節壽序

喬榛

從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均綱常名教之所係也一時有
其人與事雖曠百代而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况身當其
世而有不感嘆流連急爲之宣揚表著此其人必不知忠
孝並不知節義者也余當蒞蒲之初每思採訪民風果有
關係人倫大節者必欲申請揚勵以爲一邑勸不意有志
而未逮一日覽王母郭夫人節壽冊輒不禁喟然嘆曰夫

人今年登七旬矣當夫君捐棄時其年纔二十有六卽矢志靡他操勵冰霜四十年來如一日者其節爲何如也伊時舅姑在堂俱衰白殘喘又值家道式微夫人以婦道代子職拮据薪水輒能朝夕不匱其孝爲何如也又遺孤在側卽芬之王生也方六歲煢煢無依夫人獨能撫育訓誨俾其子早入黌序其慈與賢爲何如也又能以遺腹子繼伯氏以嗣償債讓伯季以田遇凶荒分族黨以粟合妯娌同炊而食當寇亂又能挾家避難卒無恙其仁讓惠愛早識遠見爲何如也若此者皆一一在人耳目間閭里傳之縉紳先生道之眞可賢柏舟之篇什繼孟母之芳踪洵足

揚乾海內而炳耀千秋矣余曰王生之孝亦不可沒也平
居奉養固盡子職矣惟當滄桑變遷之際以彼其才豈不
能拾金掇紫顯赫當世而獨棄去青衿戀戀慈幃者豈徒
高尚也哉抑以親在不敢以身許人殆以古人自期也歟
每念親苦節不能顯揚直走三千里抵江南邇來諸名公
播諸詩歌且彙而成冊冀傳芳名於不朽此其心亦良苦
矣非古之純孝人烏能有此哉合此而觀必有義夫斯有
節婦有孝子即可爲忠臣則知忠孝節義之事均出於王
氏之一門也他年編之

天子下詔褒美之者所必至也繇是鄉國天下聞之莫不知其扶持乎綱常名教者豈小也哉余故樂取其事而序之

王母節孝碑記

張廷樞

天地間綱常倫紀皆恃有生之正氣爲之維持而正氣所發又往往與國家之聲教政令相爲盛衰蓋化導感孚理勢然也今

天子嚮學右文敦崇古訓尤刻意淬勵人心培養風化以爲制治保邦之本

特飭諸州學使者列上貞烈節婦旌表其閭著爲令關中督學

使者轉其事於部院大臣月叙上

聞而蒲城之王太夫人郭太君與焉太君者太原二府鳳池公
誥之從子婦邑博士弟子員聚德公凝圖之妻封翁邑學
生芬之公元象勺之年府道二試皆冠軍次年食饌太君
喜可知也無何而滄桑告變逆闖入關人皆有繞樹之憂
芬之公念母老卽負之朱龍山中裂巾長往棄青衿如敝
屣也

大清定鼎海內又安廼受少司馬礪嶽原先生聘作西賓涉江
而南敦徵諸名公詩歌三百篇以爲太君壽復又逾漢之
楚寓京山雷使君署中潛爲布囊十餘遇食物之不產於
秦者一一入陸子之懷旋里跪太君膝下列囊中物曰此

何物也產何地爰進之食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芬之公
有之念弟之未嘗一日見父鞠哀之至與牛奇章公愚不
可及徐言作脯若同符然無何而太君以壽終芬之公辭
踊骨立枕塊於苦次間吊者爲之凄其已酉子孝齋公登
賢書庚戌計偕初塲墨污卷面在失格例交卷時稟知貢
舉宗伯求寬額宗伯閱文大賞之付受卷所勿截角因獲
大售聯飛去是夜芬之公夢白衣大士呼其名而告之曰
汝子曾試例貼念汝積學孝友調護之勿憂喜報臨邛矣
公之孝友格天有如此然終以太君五十年之飲冰茹蘗
未獲得曠典當易簀時呼其子而屬焉且母節勉之孝

公言及之則淚滂沱下恨兩世之志未酬也邑人士累舉之當事各上臺以節在隔代駁查以舉遲爲辭延十年而孝齊公又捐館舍矣今庚辰之三月丹鳳飛來奉

勅發帑金三十兩建坊於閭門曾孫中翰定孫之善於繼志述

事也與情爲之大快議堅碑於坊之側以傳不朽蒲城諸同年輩走文於余余從家大人試童子於蒲嘗假館於芬之公稔知一門之節孝有難以言殫者乃據其實而爲文不斐奚待言余日以珥筆爲職事有節孝如太君之子若孫若曾行將秘之蘭臺誌之彤管以授將來之採風使者庶勿負乎

朝廷淬勵人心培養風化之至意云爾

節孝楊母孫孺人行略

原毓宗

節孝孫孺人楊用晦之母用晦長郎爲余子壻知孺人懿德之悉莫余若不用晦非孺人弗顯孺人節孝固非因用晦始顯也孺人賦性幽貞年十五歸用晦父彼時舅姑在堂貧甚斯夕甘旨惟孺人躬操作勤紡績是賴比舅蚤世喪葬之儀孺人咸出衣物辦之傷姑嫜居米鹽瑣屑不欲相煩孺人自爲拮据比誕用晦稍長延塾師雞甫鳴孺人先起徐呼用晦起督就學廬用晦垂髫朗秀占者知非凡

偶近器顧試童子未處書父或襄之孺人從旁辨曰生

亦自有時何急爲迫已未春用晦父過疾纏綿半載孺人
堅志以殉賴姑懇諭之曰而舍我去老人何以保旦暮且
不爲而撫孤地乎孺人始勉視食息與其姑偕稱未亡矣
室如懸磬影惟吊形以機杼伴子書聲若泣血有姑相和
人人謂楊氏存亡一綫間耳孺人乃於一切身任之文不
惟弗敢煩姑想分用晦誦讀之心并亦不令知也用晦旣
入庠亦爲貧憂孺人勉之曰汝勿憂此富於學問自脫其
累耳甲子用晦舉於鄉孺人戒之益切謂甚無以此介懷
長傲輕世當愈習儉習勤毋墜我清約家聲用晦市一錦
欲制孺人衣力却之曰留以作子孫福奢余弗願也至今

猶裙布荆釵不肯易戊辰姑壽八十適旌表之

旨亦下賀者闔門孺人日夜謀欸客具姑臺目昏於視孺人和之弗假他人亦弗厭其疲令用晦速成石坊光姑貞孝及姑卒而孺人之慟可知也孺人舅有弟與舅同爨產子與用晦同庚在襁褓儉乳孺人乳之每先之而後用晦舅亡供其弟與舅一用晦叔氏亦早亡遺一女孺人視如已出嫁時以叔氏所有者悉作粧奩並田產器具盡給之孺人有同胞姊適曹奇窮後染癰症孺人延至家供養二十餘年躬爲拂除不潔其母弟子貧弗能娶孺人傾橐爲之婚其敦大體類如此甲申之歲兵戈紛紜奔竄山谷間備

苦楚已丑用晦成進士授事者令孺人囑之曰可爲則爲
否當遄歸勿有所冀致遲遲也故用晦至雩都屢以病告
棄一官如脫屣漸漬於孺人家教素矣孺人守節三十八
載壽今八十有五子用晦孫三曾七方與未艾率礪祠而
英多孺人固以大節大孝食其報者哉當用晦父沒之時
家道中衰不堪牢落非孺人克肩家政萬不至有今日是
用晦非孺人弗顯孺人握節若柏舟奉姑若禮修教流三
世若泰娛人咸頌之歷四十年有奇則孺人節孝固非因
用晦始顯者也孺人至誠每逢禴祥輒預有佳夢雖語不
盡解知爲鬼神所誕祐矣先時用晦爲其祖母節丐大君

子之文以志不朽已勒成帙茲恐孺人節孝奕世遂至泯
泯又謀所以志不朽者余敬述其行諒亦大君子所樂道
者矣

王再復傳

單允昌

王茂才侶字仲襄號再復世蒲城人王父復元先生謝以
名孝廉爲延津令父仁蒼先生茂麟爲名諸生母張氏禱
於浮山得異兆於萬歷己未五月八日再復生兄仁弟依
再復其仲子也三歲甫能言弱不好弄靜重如成人六歲
入家塾端居讀書步履不苟寡言笑或十餘日不出一語
歲時鄉社鐘鼓喧喚群兒奔走如鶩獨深居閉門不出識

者與之仁菴授小學私謂母氏曰小學皆我心固有何事
誦爲癸酉娶屈二歲卒乙亥繼換數月卒字李時就童子
試未售值兵亂志隱閉戶七年爲期待學成二十四歲而
後娶嘗讀余評定就古社菴勸兄仁聯諸友就余問業已
約出戶相從日夜攻苦膏盡就火火盡就月父兄友朋咸
謂其勤習舉子業若是不知其所樂不存也取五經性理
傳習錄諸書宵旦研尋獨於太極圖實體諸已快然自得
或微吟而獨笑或清歌而長言謂太極只是誠先天消息
實在人間謂人能確認得一箇太極則天下無復餘事謂
古今賢知矜一行之高爭奇人世只是不曾確認得一箇

太極以學者務舉業不知學道爲深耻以已從事問學不
得師友爲深憂時余寤言成四卷尚未示人再復不知也
以矢志願力不滿決不出戶時從余刻先訓先行切私淑
之思余亦不知也積勞成疾庚辰力疾赴試成諸生時余
偕計如京師未及面比歸疾大漸不可起然志氣清明不
亂仁蒼異之不忍言訣從容問曰子具達觀否曰具子了
彭殤一致否曰了子心光景何似曰心常靜定子生平志
願何爲曰窮理盡性做秀才如是做官亦如是願爲顏孟
之徒不失孔門家法不意遭此危疾然自反實無媿於耳
目聰明朝聞道夕死可矣以此報父母深恩耳言訖而逝

將七月四日距生才二十三歲仁蒼愈異之搜篋得再復
語錄五冊詢伯子仁嘗語仁曰學人專事舉業不知舉業
讀書中一事耳丈夫處世科第非第一功名爲孔孟之徒
廟食百世乃第一功名又曰我輩須著實力行做闇然功
夫且勿告大人知亦勿告諸友知詢季子依依言亦然仁
蒼益大慟天喪予顏氏子也一日余往唁仁蒼仁蒼出語
錄示余曰此亡兒日言於兒仁輩欲就正先生者幸爲正
其謬誤余讀纔數則皆切身體驗語皆從濂溪明道諸先
生直遡顏孟證厥指歸語仁蒼備道平日服膺之勤余不
禁喟然太息余從事此道三十餘年罔有聞知而再復弱

冠輒爾了了余諄諄告人謂言若醉而再復無待而興不言而躬行顏氏歿而聖學亡周程後獨象山陽明稱有本之學然猶不無朱陸異同之疑使天假以年歲月相從剖破異同直證聖宗不有益於再復必有益於我豈猶是四海無朋孤立莫助也哉遂評定付梓而爲之傳

畢允昌曰余次再復事而深嘆友朋相遇之難也余與再復同里余學道三十餘年日求友於天下而再復不知再復學道十餘年日思求友於天下而余不知再復不知余余無德而稱其不知固宜余不知再復再復不求人知聞然君子固不易知也易稱顏子不遠復王子白號再復其

深有意學顏子之學者與然顏子年三十二王子年二十
三得氣愈淳享年愈促哀哉

祭烈婦趙氏文

蘇 軾

邑有婦人也汝非婦人耶方賊之至也從良人以逃匿欲
此身之清潔及其被掠也恐辱千金軀願乞一劍血視彼
包羞忍恥偷生苟容者自別汝雖婦人身婦人其有鬚眉
耶生氣久還存幽光愈不滅我今詣墓祭用表汝貞烈

祭原方畦先生文

楊 時

先生蚤棄軒冕樂道力田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漠然
惟欲窮討古今之典籍以擴充其未盡之心天踐履方正

胸次高遠其超乎塵外也如鳳凰之高逝必千仞而後翔
其確乎不拔也如松柏之挺翠貫四運以獨芳慨君子之
存沒爲世道之否臧何皇天之不憖遺俾遠邇其感傷爵
忝爲知交聞訃奔走心懷永悼匪言可盡敬陳薄奠先生
饗之

祭馬烈女文

劉東星

浩浩正氣盈霄壤間胡爾女子得正而還義不更夫忠無
二主彼昏不知寧毋愧女未偕伉儷矢死靡他彼已委質
偷生爲何軀命可輕綱常爲重穀雖異室泉臺同夢人孰
無死草木同塵女負奇節喬嶽等倫閭閻者流猶知就義

簪紱王趨胡忍嗜利世教日微貪誇相尋死權殉貨言之
痛心某職斯土慚莫移風感茲貞烈哀痛於衷弔詞不文
陳於太史樹之風聲表厥宅里

蒲城縣志卷十四

三

蒲城縣志卷十五

藝文 詩

唐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杜甫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
衆同擁象設沃野開天庭
卽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
坡坡因厚地却略羅峻屏
雲開虛冉冉風松蕭泠泠
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
宮女曉知曙祠宮朝見星
空梁簇畫戟陰井蔽銅瓶
中使日夜斷惟王心不寧
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
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經
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扃
高嶽前翠嶧洪河左澄潏
金城

蓄峻趾沙苑交回汀永與奧區固川原紛渺冥居然赤縣
立臺榭爭崑崙官屬果稱是聲華真可聽王劉美竹潤裴
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咲侯筆不停遣辭必中律例物常
發側綺繡相展轉琳瑯愈青熒側聞魯恭化秉德程瑗銘
太史侯鳬影王喬隨鶴翎朝儀限霄漢客思迴林壑輾軻
辭下杜飄飄凌濁涇諸生舊襁褓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
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厩宇容秋螢流寓理豈愜窮
愁辭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 甫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

成漢落白首甘契濶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
元嘆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瀟
洒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
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
胡爲慕大鯨輒擬假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
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
遣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晦噪客
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
湄嶰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畱歡娛樂動股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

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歛貢城闕聖人筐篚
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
者宜戰栗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煙霧蒙
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躑躅羹霜橙壓香橘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進北轅
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羣水從西下極目高崕兀疑是陸峒
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圻枝撐聲恣率行旅相攀援川
廣不可越老妻旣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
饑渴入門聞號眺幼子饑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
所親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生常

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驢肩默思失業
徒因念遠戍卒憂端濟終南瀕洞不可掇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杜甫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
興遣畫滄浪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
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元圃
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
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溼真宰上
訴天應泣野亭春遠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
溟濶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瑛竹臨

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
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裡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
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何爲在泥滓青鞋步襪從此始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杜甫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
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鳬鳥共差池

宋

過蒲城懷狄梁公

韓琦

凜凜梁公萬世尊復唐功業並乾坤爲臣所守能忠義里
代猶思錄子孫孝嗣寂寥雖未振大名瞻仰只如存後人

眞有希顏志豈特孤風擅一門

過蒲城馬上偶得二首

霖中澤

冷落襟風盃月崎嶇馬足車塵林下何曾一見宜教笑殺
閑人

空有滿衣塵土曾無蓋世名動忽認青山影裏有人臥月
眠雲

金

練軍太華山陰書蒲城縣壁

完顏奉國

閱兵肄武躍驂嘶仰視蓮峰矚碧流縱使邊陲狼燼滅
誼聲鼓角聲幽如貌似虎威風銳積玉堆藍爽氣浮未老

君恩須重報終焉更卜隱巖陬

過奉先

劉因

聞遼承宋統此志亦雄哉置縣名猶在因山勢已摧百年
元魏史千古汝南哀華表鶴應有悲風海上來

元

王氏孝義詩

虞集

陰陰槐柳蔭韋村中有烏頭孝義門耕織事均家益瞻經
麻親盡義彌敦蜜蜂日煖開窗戶慈竹春深長子孫先世
此邦嘗賜履爲歌遺俗却消魂

長歌紀王氏事

趙晉

君不見總服親盡猶同炊楊氏敦仁不指疵又不見一門
九世同驪怡張公節義名唐隋史編爛爛星日垂天子臨
幸嘗顧綬金源南北互紛披天網欲絕人紀隳寒飈冽冽
水凝澌有人獨屋藏春熙糾宗聯戚良自規帝衷不爲俗
所移凜然千鈞引一絲終期宇宙廓坦夷我復古唐軼黃
犧包羅萬象撒藩籬仁雨義風日洒吹完其苦窳淳其漓
靈光巍巍不少欹更以肯構培崇基素業六傳惟謹持紫
荊花滿春風枝金閨通籍仕日滋扶搖九萬控天逵昆季
和鳴如塤箎綬若若兮甲冑東阡南陌或耘耔牙籤插
架盈書詩田園膏腴稼若茨倉曰千斯箱萬斯紡績均勞

誰忍私衣食禮節秩尊卑春秋報祀恒多儀犧牲肥腍羞
甘飴傾囊倒困憐歲饑煢獨賚子洽恩慈恭文藹藹衆所
窺允矣郡邑之著龜女抱孤節儔共姬婦殉夫死志罔虧
孝友豈特一家推令聞遠徹宸黷知明詔下褒式羣黎烏
頭雙表揭門楣墓祀麗牲穹有碑翰林妙筆太史辭籀金
遺子良多痴操戈入室人伊誰狗乳鷄哺非祥祺鸞鵠塞
翥今其時諄也溫純金玉姿汪汪可涵千頃陂冠龜戢兮
佩陸離剡章新薦郡庠師訥也衆中擅白眉言議開發屬
英奇安于之才能有爲紫垣烏府胥稱宜詒則明經析羣
疑謹則振武先驟馳碧梧翠竹光蕋蕤軒戶相望化日暉

瘞洼神種盡麟騏森然足見稱家兒福祉康寧天所祐善
述若繼其在茲慶源可鑑儲清漪餘波浩浩春無涯
明

南原春晴

劉震

十里高原一望平暖風遲日弄新晴
青山色淡收嵐翠綠樹陰濃帶鳥聲
芳草接天留客醉野田霏雨足農耕
乾坤爽豁吟懷壯試學隨花傍柳行

南原春晴

王元命

大地高原南望橫青陽屆候曉鶯聲綻
桃晴日花連萼舒柳和風絮帶英背聳
嶽峰如拱護面懸堞閣似生成總來

蒲城縣志卷十五
盛代饒閑事笑解筆囊賦來耕

溫湯晚浴

劉震

衆水皆寒此水溫就中別自有乾坤陽居陰腹春常在清
達源頭雨不渾流出沼池多歲月銷殘今古幾朝昏舞雩
自得先賢樂載誦盤銘日日新

溫湯晚浴

雷雨

杖履溫泉渡渟泓一水冷乾坤蒸旦暮星月見模型納污
遙憐爾盧盤不用銘日新應有科塵土亦惺惺

漫泉秋月

劉震

半畝方塘一鏡圓漫泉流出碧漪連飛來海上一輪月印

破池中午夜天桂影婆娑涵滉漾龍湫澄澈浸嬋娟盈虛
把酒憑誰問吟倚西風想謫仙

漫泉秋月

楊攀桂

百尺蒼崖一水幽常邀明月泛清流水當夜氣開金鑑月
映秋波浮玉甌蘇子欲迴赤壁掉庾公堪上武昌樓林泉
明有招人意嬾向天涯覓宦遊

北嶺積雪

劉震

青山一夜積瑤華黯黯同雲一望賒地不藍田皆種玉樹
非梅嶺盡開花高人踏去詩應就樵子歸來路欲差盛世
豐穰已有光歡聲先動老農家

北嶺積雪

雷雨

信宿朔風急今朝雪滿山
沄沄欲學浪皚皚已積鹽
天地水壺裏周秦匹練間
山陰無限興野渡有橫船

北嶺積雪

王光鼎

夜半元冥吼朔風平明霄雪堆
龍嵒恰疑嶺斷銀花合還
看崗聯玉樹叢乘興漫陞驢
背上得詩頻入奚囊中歸來
更覺春無限笑伴香梅酒大紅

雙塔夜影

劉震

巍峩雙塔挿蒼穹幻影分明夜色中
高出女墻虹飲澗遠橫金界月當空
丹梯曼接青天表白鶴歸來碧海東
幾度

天風搖寶鐸扶桑催起日輪紅

雙塔夜影

王元命

最勝浮圖倚碧霄瞿曇古剎陞雙標可知經始人王巧須
信樂成世代遙壁立影穿清夜月河懸梵湧早秋潮指
覺路從來觸戴首鼇山任暮朝

五陵閑雲

劉震

唐家陵寢倚崔嵬鬢鬣閑雲鎖不開變化有時成錦綺悠
揚長日蔭莓苔從龍有迹爲霖去伴鶴無心出岫來翹首
九重天咫尺願成佳氣靄蓬萊

五陵閑雲

雷雨

山頭塚壘寂寞向夕曛金盃年年夢玉魚夜夜煮功名
豐碑字虛實史官文車馬輕肥地于今祇白雲

盤龍異石

劉震

異石當年變態神原頭埋沒幾經春雨餘苔蘚疑生甲天
上雷霆欲奮身誰謂一拳終委棄由來尺蠖有舒伸頑然
不假初平叱變化還應出世塵

盤龍異石

雷雨

憶昔唐帝子中歲事游觀八駿經行處黃龍雲霧端浪傳
形舉動實有狀如蟠天意一篤存安此石盤

盤龍異石

馬中驎

何物如蟠出紫微奇踪猶寄舊唐畿荆榛日伴銅駝臥風
雨不隨石燕飛月逗光芒疑宿映煙迷處所意雲圍何年
得遇君平問帝女支機是也非

堯山古栢

劉震

兩峰夾抱鬱蒼蒼古栢森然列萬章錯落固因饒雨露皴
皴知是幾星霜三春老幹撐空碧九夏濃陰匝地涼不爲
牛山斤斧虐大材終擬棟明堂

堯山古栢

趙世英

絕頂縱寥濶橫目游八表古栢如幽人高棲託山坳峰壑
作四鄰朝夕謹環抱仙蛻有奇跡詭秘卒難曉城中塵盈

尺對此在蓬島何當結茆屋一釋樊龍小

八景

鄧山

春曉南原雨乍晴溫湯一浴便神清月生泉底乾坤淨雪積山陰晝夜明千載五陵雲自在半空雙塔影猶橫憑誰說與堯山栢欲問當年異石名

八景

趙銳

異石傳來不記年堯山古栢尚依然五陵人望雲間鎖雙塔凌空影倒懸冬雪平鋪山外嶺秋蟾斜臥水中天溫湯浴罷精神爽閑看晴耕附郭田

八景

常若柱

南原春色晴氤氲北嶺餘寒積雪雰雙塔喜看生夜影五
陵愁見起閒雲參差異石蟠龍幻縹緲堯山古柏噀却憶
溫湯同晚浴漫泉秋水月紛紛

重過秦陵有感

趙晉

雲橫金粟倚蒼蒼策馬重經輦路傍山腹龍蟠佳氣在嶺
頭麟臥斷垣荒玉環不返三生夢石穴空遺萬古藏洛水
潺湲聲未歇行人獨自憶蓮湯

望景陵有感

劉震

年自元和幾百秋雲橫金幟日悠悠夜臺衣冷坤靈守山
館香銷野鹿遊恢復已能平僭叛握符眞肯用忠謀可憐

晚節侈尤急變起中和殿血流

遊景陵

原述

西北山頭唐世陵千年邱壠異平生石麟埋沒深秋草金
幟崔嵬空月明俎豆歷朝禋祀厚干戈昔日
德業留青史悵望峯巔酒一傾

登金幟山

曹希賢

唐帝靈居此一扉偶從峰頂挹餘暉當途石子紛無數
目相枝稠亦稀帶礪山河春不老銅駝荆棘事成非窮年
仰止諸中願回首何妨戴月歸

謁唐憲宗陵

左思忠

一代英君祖千秋寢廟荒龍髯悲往昔宮嬪憶趨旁山罅
泉陵銅爐然夜殿香有燈明暗鴈無火照亡羊基燕鼠拱
穴隧寂鳥呼楊石麟紛蹲峙翁仲半摧藏伊昔貽洪烈後
世寢愆忘中葉正震業昌運復明良悼惺堅深算鯨鯢不
跳梁四國仍同軌百年尚奉璋吳蔡功殊絕神仙事渺茫
玉匣畱無極金丹竟可傷嘆息西風裏拜瞻禁籞墻

遊唐陵

王光鼎

乘興登臨坐麗譙五陵遙望草蕭蕭千官劒佩空山裏一
代簪纓浮靄銷龜斷尚存沒字石雲橫獨有野猿招古今
變態從無定勾却閒愁揭酒飄

九日登堯山四首

趙晉

西山金翠豁烟霾特挽詞人載酒來
九日登臨身尚健幾年遊賞事終諧
天香高擁栖鸞地雲氣遙吞戲馬臺
旋折黃花簪醉帽肯教塵土浣詩懷

山光滿座翠屏圍九日追歡此會稀
紫檜後凋秦甸柳黃花爭羨首陽薇
誰陪謝傅登高去共笑山公倒載歸
要與重泉留故事年年詩酒莫相違

山路崎嶇九日行天高秋老出新晴
蟠崖古樹重重見傍石危欄曲曲橫
簪菊喜逢新宴集摩苔爭看舊題名
歸來不記前村遠是處人家笑語迎

崑崙深處有真栖石齒嶒嶸困馬蹄人世風塵凌日短
仙家樓閣倚雲低尋芳選勝詩誰和懷古登高酒自携
十里下山歸路遠寒鴉飛盡暮林西

清明登堯山

劉震

三月清明淑景深一年一度此登臨岸邊怪柏擎雲氣
石隙流泉瀉玉音廟貌有靈傳自昔鄉人展祀到于今
不妨踏月歸來晚山鬼牽衣索醉吟

清明登堯山

李馥蒸

凌頂東風鼓嘯歌聲高不管驚人多平臨北斗三峯近
文壁峻嶒信手摩

堯巖登眺

屈銓

石磴當崖似上梯青巒直與白雲齊
曉看景物滄溟近夜倚欄干星斗低
弔古憑誰說幻夢摩苔感我謾畱題
同行識定來時路莫許紛紛幽徑迷

題堯山廟

雷雨

峰頂依稀逼太清川原屬目砥如平
等閑試展探天手披破浮雲弄月明

遊寄雲寺

趙惲

山遊秋欲杪嵐樹鬱蒼茫木屐行雲迷
葛巾過仙涼歲時悲變態岩穴任行藏
吟望西風颯獨憐杜若香

遊金轍山

趙 燾

羣峯秋雨過乘興走崎嶇松老巢元鶴寒雲護紫芝野樵
尋舊約山鬼索新詩坐石吟梁父悠然日暮時

過不羣山次壁間韻

李應策

金粟碧紛紛然獨不羣烟霞含秀色草木挹芳氛臥豈
留安石題題峽右軍巖巖五龍逼樵唱過行雲

溫泉

劉 蘊

造化源頭最叵量清流一派暖如湯從來未見司然者自
是何人作主張

遊崇壽寺

趙 晉

倦對秋山拭汗顏
遠尋松下扣禪關
難驅塵世三生夢
暫借雲床半日閑
燈影不搖風絮白
磬聲常墮雨花斑
無緣得共維摩几
林鳥喧喧喚客還

和前韻

劉震

歸隱山林欲解顏
杖藜時到白雲關
愛他老鶴能人語
來共幽花盡日閒
話斷葛藤香篆息
踏殘苔蘚屐痕斑
竹爐茶好詩腸滑
怪煞鐘聲又促還

游洞仙觀

王臣

端陽遺興到元冬
洛水橋邊一徑通
怪石巉巖如踞虎
蒼松偃仰似盤龍
太湖洞窟窮難盡
華嶽峯高望最雄
佳境

不妨頻歷覽雲林誰信有仙宮

遊惠徽寺

劉震

地僻西南一逕斜尋幽入寺步金沙
象王拱座飛雲蓋獅子噴香散雨花
行者掃煙忙正榻老僧汲月爲煎茶
禪關坐久塵紛息薄暮歸來逸興嘉

東趨蒲城憇龍泉寺

潘璣

野寺鳴鐘驚客到幽棲還見此匆匆
香分冰果蒲天供光照塵根五蘊空
間俗偶看桑下雉分形時笑鬢邊蓬
白雲冉冉施霖雨却與青山自在同

又五言二首

潘璣

步入空王地遙聞清梵音聽經猿鶴靜言塔薜蘿水月生
禪思岩泉合道心贊公如愛客百通過珠林

紺殿低晴巘香臺占白沙法雲浮錫杖壇雨溼天花共惜
三生夢誰同八月槎晚來愁思劇聊得伴袈裟

詠洞仙觀二首

李實

雙馬駢駢入觀中神仙有跡路難通橫生怪石如蹲虎倒
植枯松似偃龍一蟒穿山猶逞惡三娘仗劍尚遺踪雖然
不比清虛府也是塵寰第一宮

緩步偕來上小巒半天雲起鎖山巔蒼松有韻風敲幹碧
色無聲水自泉鋪地曉風行滑滑歸林宿鳥語喧喧有時

暫却王家事，携酒登臨學取閑。

晚過常樂

梁贊

日暮川原草樹斜，溪流暗響凍生花。
烏鴉擾擾爭堤柳，鴻鴈紛紛亂落沙。
百八鐘聲鳴野寺，幾多燈花烘人家。
騎行咫尺迷荒徑，不解倉皇嘆路賒。

賈曲村

屈洙

總道村莊俗，村如此亦佳。
遠山橫道岸，流水近人家。
樹樹懸青棗，畦畦長綠葭。
源泉有真液，倩火煮新茶。

鶴塔吟

天啟辛酉學後塔
巖棲鶴十八隻

李應策

千尺浮圖鶴，蒼羣徘徊絕頂脫。
塵氛列行數，按羸洲象得。

止影翻碧水文曉喉中元聲並越頤頤太液跡聯芬別他
言主乘軒態應候排空齊入雲

蒲城公署題憶鄉圖

趙奎

遊宦天涯歲月深每看圖畫似登臨寒雲不散終天恨夜
雨偏傷宿草心致敬長將蘋藻薦追思久已參我吟幾番
感動劬勞念展拜堂前泪滿襟

蒲城懷古

曹璉

漫泉東畔是蒲城春暮南原雨乍晴客過官橋迷柳色僧
歸烟寺罷鐘聲穆公寨廢閒雲鎖魏將墳荒宿草獨有

慈宗陵寢在至今華表尚崢嶸

蒲城道中

李遜學

望中村塢是誰家門對終南石徑斜水若不污巢父耳地
偏宜種邵平瓜無名好鳥爭啼巧有意新桃亂放花試向
主人聊借問可應容我著閑車

蒲城道中

石珍

一路禾香井草香園林處處覺秋光青梨碧棗迎風野
豆山收過雨長歲事將成村社動邊書未已使車忙胸襟
自笑年來濁好借涇流爲洗涼

和前韻

胡瓚

征衣猶帶玉爐香十載功名渥寵光戀闕五雲瞻斗近觀

風千里去途長霜橫獨鶚經秋健雲趨歸鴉傍晚忙五夜
睡驚憂國夢半窗明月送虛涼

臺中偶書

石玠

蕭蕭憲臺高風雲幸所遭四簷秋氣爽千里客旌勞海月
明懸鑑風松翠擁滿晴空無一物騰隼快鵬翔

留別蒲城諸士子

朱應登

攬緒出城邑興言奉王章濟濟多彥士追送遠出疆輕雨
晨尚零忽覩白日光啟亨運羣物勃以芳素質與時

洽青衿隨風揚離化限中遶回首堯山蒼清訓諒何數
教慚非良采蘭勸明德欲寄誰相將

田富平往蒲城道中

陳集

銅斗方尋勝先看金嶺巔
村居林覆屋河水野分田
白是唐陵雪蒼含晉渡煙
輕風惟自捲不必漢輶宣

校士蒲城喜得佳卷

祁光宗

西京風景近如何兩漢文章此地多
萬卷煙雲經眼盡數行濁酒上顏酡
蕭蕭夜雨寒生竹脉脉陽春醉引歌
豈爲壯夫憐小技顧言多士憶菁莪

蒲城對雪

洪翼聖

西嶽寒生玉女宮梅花剪散亂飛空
隨風飄落瓊英澹著樹玲瓏玉骨融
茅屋驚同瑤草覆遠山疑是月光籠
眠松

白鶴渾無影靜憶披裘爽氣通

蒲城公署志流賊報捷

練國事

初春春社罷山庄不道潢池起戰場忽有三千稱虎賁
依然百二壯金湯唐陵花早逢新雨秦塞月深憶故鄉
一將功成燐火遍哀鴻何以謝流亡

勦賊行

和鼎

崇貞四年五月廿一日流寇犯吾蒲北鄉殺掠慘
甚至廿六日賴東北二鄉鄉兵大創夜始遁去嘉
其功也爲
詩以紀之

北山雲氣宛其樛詰旦賊勢驅風雨殺人慘不問老弱血

流茜草草滑步小婦稠載大婦鞭鳴箏疊鼓喜新處夜夜

弔馬烈女

常延主

西方有一女化作飛僊去飛僊去何因苦節難爲語僊女
貌如雲僊郎才若紵納采未成婚問名業已許欲爲此翼
飛欲爲連理樛何如天弗弔凰兮失鳳侶驚羨鐵心腸捐
軀全倫叙生前身隔嶼後魂同所壯哉烈女志刀鋸難
以阻昭哉烈女節日月共爲處昂昂一丈夫何爲不及汝
朝爲燕壁臣暮焉復入廷綱常且不顧胡以寄心膂

弔馬烈女

王元命

誰意女流中傑然挺大節不將未嫁身漫許又嫌說頭下
幾何絲心頭總是血悠悠千萬年公議推奇絕

弔郭烈婦王氏

單允昌

詎少殉情侶疇無臨際忙人欽爾肯死余獨快遲亡徐理
嫁時佩還成地下粧從來至性者視死只尋常

弔單烈婦張氏

李復蒸

貪怖莫交橫死生有定理拼死方可生偷生不如死要見
得分明的確是如此壹齊便致命烈烈胡能爾從容赴義
難乃出自女子

廬墓行

有序

許孫荃

奉先有孝子宋希寅者桑落坊編戶也父歿宿柩前數
載母繼歿合葬而廬於墓余往視其廬而作歌

見彼美泪盡血沾裾膝頭奉麥飯墮上陳東初云昔伊父
母愛踰掌上珠爲兒已五十不判離斯須孤魂遊曠野體
魄藏工墟傷哉終古別忍與妻孥俱荆榛手自剪負土躬
奔趨聞言仰天視啣塊來羣鳥

李陶居母墓側躬自治墳羣鳥啣塊助成之

堯山古栢

趙世英

絕頂縱寥闊橫日游八表古栢如幽人高棲託岩貌峰壑
作四鄰朝夕謹拱抱仙蛻有奇跡詭秘粹難曉城中塵盈
尺對此在蓬島何當結茅屋一脫樊籠小

輓中節婦

原永貞

兩間有正氣忠孝並節烈萬代青史垂不隨時磨滅蒲城
昔有馬蘭香未見夫面繼夫亡聲震鄉閭聞者泣煌煌大
節燦霄壤二百年來誰能匹白家有女齊其芳厥配維何
中氏子乃翁鵠荐拂天章于歸三日值夫變新婦郎君僅
一面郎君已作玉樓客新婦竟效雙飛燕冰爲心兮雪爲
肝相與誓操淚如霰豈無所施與綺羅疊在空箱不忍見
人曰輕塵棲弱草此心堅貞同百鍊九十餘年如一日紅
粉鬢眉眞可羨君不見朱顏綠鬢兩心結九原相約誓同
穴一朝夫死骨未冷蛾眉別掃不堪說何如此婦心如鏡
霜露日星竹屏節何如此婦立志決臂可斷兮耳可截豈

水金粟毓一脉磊落丈夫見巾幘高誼可以貫日月美行
真可書史冊褒揚大典指日來表厥宅里人嘖嘖

賈曲八景

有序

權作楫

賈曲舊爲賈大夫如臯之地事載左傳以故解顏見稱於
射雉同車採賦於西京而餘波綺麗尚有略焉春日載陽
見生煙之繞繞秋水橫塘聞簫笳之鏗鏘自揣一知創立
八景慙作俑之多僭爲撫掌之先資

射雉紋石

居人呼爲紗帽石賈大夫射雉至此妻笑相爲停車
石石上至今有笑紋其南里許有賈大夫墓

疑是支機下九閭牽牛曾此媚天孫
箭頭龍得領城笑石上猶畱巧笑痕

澄潭僊跡

唐金仙玉真二公主土人傳爲水神
祠前有潭深數丈窟蛟龍而興雲雨
禱之卽應

半畝清泉靈怪藏興雲出雨兆農祥
從今一見仙潭跡頓弔英皇到漢陽

貌橋開步

港西有獅子橋一帶長堤時值春月
鶯啼蛙鼓騷人之

散步吟咏

煙樹樓臺開錦繡春晴鶯燕鬧笙簫遊人一到詩思發
說揚州廿四橋

散蒲蒼烟

羣山百里外於諸州遠望之樓閣參差樹木茂蔚如有
雲霞繚繞之狀

青槐綠柳出雲外野寺山橋入霧中一見蒹葭秋色遠蒼
蒼原是舊秦風

南樓秋月

元武樓在鎮東南隅唐時相傳爲一天門上有曲檻下
爲飛簷時值中秋洲白園紅爲賞月之所

天門只在鎮東頭
盡閣凌空宿斗牛
但到中秋齊賞月
風流不減庾公樓

雙峰疊翠

漫水將出兩峰夾
抱松杉陰翳遙望之
若有龍盤虎踞之狀
紫翠欲滴之色

兩岸玉峰蹲虎鬬
一川銀漢下龍門
中流三汲雷聲遠
疑是當年禹步痕

冰畦日霽

冬日凝冰千畦萬町
一遇晴光皎然四射
遍地如玉合

成

一天雪色銀河凍萬頃冰華玉宇寒但得日光來一照明
霞爭射水晶盤

青帘映柳

鎮內多佳釀酒旗密布與金絲垂楊互相掩映對之飲
興倍豪

元武樓西射石東綠楊堆裏杏花紅衝街爭出青帘影招
得遊人人醉中

邑令朱公當守城日每執余手以死相誓未幾人心
既變公投井死時公妻子無一人在者哀哉集杜句
以哭之

秦一藩

出處同世網高誼邁等倫丈夫誓許國世事罔堪論鬱陶
抱長策平生方寸心挺身艱難際直氣橫乾坤激烈傷雄
才孤城隱霧深十口隔風雪鬱沒一悲魂亂離復誰紀直
筆在史臣尚愧微軀在發聲爲爾吞

訪雲廳將軍墓碑

雷 鐃

曾聞北海舊銘銘今日摩苔見典型大將殊勳垂竹簡
賢真蹟重蘭亭鬼神呵護十年遠雲鳥畱餘幾字零

下

人割

去 坐臥韓山三日去忍教片石棄林壑

茹芝園

王光鼎

性癖耽幽寂小園間自過花深迷曲徑亭敞鎖烟蘿碧木

穿池細白雲山崑多元談應未了城市暮鐘和

歲暮望南山歌

集陶

趙世英

歲月擲人去倏如流電驚素抱深可惜淹留遂無成窮巷
隔深轍清歌散新聲羲農去我久千載有餘情

贈廣文錢先生

屈 炯

出門有馬無官駟馬瘦骨高似駝形赤脚雙童十五歲號
令齋夫三兩丁蕭蕭宦况雖如此先生德業自亭亭六經
層閣昭雲漢五典明堂動日星藏心薄精同陶隱慕道折
腰惟孔庭不嫌對酒忘爾汝誰解胸中有渭涇我對先生
歌古調合筵回首皆微咲風騷獨信磊落懷俗吏趨蹌非

所好且是四方多枕戈空囊奈我廣文何我有酒狂狹酒
量先生能飲我能歌筵開正值春光媚官閒何惜醉顏酡
黃髮世事不勝指白眼塵沙未許磨

古道曲

屈 煇

古道過長原問是誰家墓秋風慘不言吹上白楊樹

東元泉

屈 煇

高柳拂朱軒此地曾開避暑罇滿眼荷花無限意豈
惟芳草憶王孫

爲節母王太夫人賦

王 揆

林宗家乘女宗賢晚節欣看老獨全日月兩丸愁裏過詩

書一卷帳中傳龍媒世已稱佳士鶴馭人爭指上僊四紀
辛勤誰得似將膺棹楔里門前

茹檠含熊四十年凌霜勁節鬱蒼然養堂旨蓄供無缺家
熟經文教獨全七誡大家欣繼後三遷孟母羨居前澄江
署裏紅蓮幕彤管應傳燕喜篇

全賦

王發祥

太極式恒性坤道惟靜直茹茶乃艱貞百億倍男職卓犖
敬姜語宣聖推禮秩中壘譜前芳約略西京筆代有女宗
傳耆艾而寧謚苞茂非無原歲寒介常吉諒哉節母賢徽
音三黨述少君改飾御大家早通識鹿車方竝挽鵲吟遽

蕭瑟殉義匪足難立孤倍艱恤聊掩清晝淚以端藐孤質
韓國畫爐灰河東粉參木尺楚起鱗鳳長風刷羽疾筠翠
旣干霄雅筍盛芬苾更同楚媛風嫋睦著親暱宛轉龐家
範孝感甘泉溢鋤織萬安鄉疑植千樹橘耕讀整世務不
事攻丹術殫心極饑亂義同晏若幽恭儉持門戶德將丈
夫匹艾髮炤霜心幽光映庭草鳩杖出花間簪何薦芬飴
母氏有深懷慨昔沾襟袂願言勗慈儉德里正師帥

全賦

賦
藩

妾緯苦歷冰霜晨影形相慰黯傷神姑嫜破涕修愉色撫
嬰承夜潛悲辛對人不敢聲懸釜織鱗兒首猶垂顰鳴梭

篝火績經笥乳口俱作斑龍鱗王母誠爲丈夫特長孤
節亦松筠展衿將母無虧辱索離擁養志彌振茹荼未忍
忘切怛泣思顛末爲親陳勁草疾風古英烈以視母氏猶
琳琅讓曰伯季甘骸析同炊分粟無含嘔崎嶇荒窳閱滄
桑曉音譙羽幾經奈生我養兮死我殞傾貲邑不爲逡巡
俯仰勤劬報所天並延支姓樂餘貧閭族望風稱大家端
型礪俗洵嶙峋玉姿堅栗不可摧爲山爲岳美靈椿有母
如此傳義俠奚獨霜幃數絕塵有子如此比伏龍不羨華
屋乘朱輪爲君貺酬王母吟西來紫氣方墳墳

客奉先步工部詠懷五百字韻

何芬

蹊跂景前微，僻性甘蹇拙。坎伏事彫蟲，虛願懷稷契。孤鶩
避樊籠，所向但空濶。雄譚慷慨多，縱攬心目豁。出門競將
迎，瑟縮羞逐熱。吾道鄙達生，漆園暨鴻烈。坐友雙清松，
風動水月傲。然出塵表，不諳逢世訣。怡怡棣萼好，雞豚養
無缺。樂事饒家庭，軒冕不能奪。襦被走幽燕，攀登窮巖穴。
蛇蟠盡東南，汪洋嘆溟渤。景行得儒宗，降心時踵謁。咕呼
忘勞費，虛名愁汨沒。浪跡記蚤年，颺忽易時節。於今憶往
事，含情猶淒絕。捧檄出重關，朔風吹面裂。長城宿草衰，桑
乾春漲發。從無鶯啁啾，何曾果實結。時事苦齟齬，中心長
吼噪。行路遭嶮巇，生憎岐嶺滑。揮絃不成聲，束手嗟曷

深衣學優孟誰復爭王葛
終何事清風懷袖出黃花
顏桑田足存活貽封庸微
粟股交慄堅局白板屏經
薄質披覽聞秦俗擊缶當
故人官奉先稜稜清入骨
兩不試控馭緣故轍棘也
紆肱疲經三折昔人行叩
通如胡越漫吟白帝高空
饑渴深村春晝永小友來
籍卒良晤破愁城欲語氣
幽咽

云有赤鯉魚來自秦中折相邀愧遠道殷勤遣報卒川陸
無險阻海嘯息戰伐翫然行裝凌襍及鎖屑盪胸天地
寬家食愧偏卒素心話疇昔清言如可掇

唐昭陵

何芬

太原公子襁褓來海內人蒙耳轉雷奏合風雲歸日角肅
清寰宇具天才寢門血喋千秋恨陵墓碑封萬古苔翁仲
傾欹眠逕草行人搔首一徘徊

泰陵

開元遺事繼貞觀俗儉風淳號又安花萼樓中供大被紫
微省裏羨巍冠新臺醜啟邊愁入馬嵬神傷蜀道難聲

漁陽聲尚在優伶百態解追懽

弔忠泉題壁

前邑侯朱公
一統盡節處

郭恒

當年此地單孤忠易代芳名播不窮
廢井幾經秋草白豐碑長對夕陽紅
騎箕已信生同寄弔屈徒慚句未工
惆悵英靈何所在一盃遙奠碧波中

弔忠泉和韻

王遠

一死何能報所忠乾坤有盡怨無窮
年年春草生烟碧處處秋藜繞地紅
厲鬼吳戈常抱恨才人楚夢漫誇工
可憐萬古城頭月長照荒亭廢井中

弔忠泉和韻

唐建中

誰從亂後說遺忠父老吞聲哭未窮恨血千年和楚碧丹
心終古照波紅歸來魂魄招巫史想像鬚眉託畫工莫遣
銀瓶輕出汲白虹夜夜起欄中

弔忠泉和韻二首

何芬

幾朝瓜蔓戮羣忠賊起憑誰挽運窮赤手撐天心可白黃
泉遇主淚猶紅昂藏軀合埋千尺凜烈魂堪愧百工不是
先生揀一死芳名久沒亂離中

山河瓦解識精忠小邑孤懸計更窮跂足望穿雙眼白春
胸瀝盡一腔紅金城守禦嗟無策紫禁迎降術最工多少
名流新事業可能不愧井甯中

弔忠泉和韻

黃鍾儒

時艱何處効孤忠
臣道君恩兩事窮
怨氣遙連虹共白
丹心直與血爭紅
明知萬死終無補
自歎危城守不工
智井空亭今未改
幽魂長在水雲中

題弔忠泉

汪之元

垣堵蕭然古碣尊
騎箕忠魄恨猶存
他鄉空慘啼鶻血
故國難歸化鶴魂
智井無波寒白骨
春雲有雨濕黃昏
九歌欲續誰能賦
腸斷空山暮夜猿

堯山古柏

陸象拱

空山古本尊株老
絡巖石譬如抱奇士
兀傲受偏迫錯節

而盤根囀強門險窄慘淡天光怪輪囷地維圻蒼茫走雷
霆鬱積出琥珀我昔据耑經搜奇覲有獲後巡忽見此三
歎倚巖側茲山堯時浮舊是神所宅不知何王代產此合
抱柏烟月資清真風霜飽充斥節口多坎坷庸師豈相識
祇應鶴鶴羣逸與世人隔遺之山澤臞業白出石壁

少陵句

題雲麾將軍碑

陸象拱

有唐以來耀勳閭百萬買書千買札巧匠斷山錫及骨大
書爵里紀生歿後來好事勤洗刷覆以亭閣蔭以樾其間
佳者指可悉顏筋柳骨燕許筆年深字泐遺襲代如毀求
全得黥剔北海聲名最超越落筆長風起驪屑龍跳虎臥

秋鷹撇雷輓霆散百寶出就中雲麾更無匹
如摹剥啄無虛日遂使字畫有缺失歲久年深漸埋沒誰與嗜奇窮
斫洗蒼雲手披拂剝苔剔蘚露骨節恍然陰霾濯纖月
由來神物有護持經歷久遠非人爲蘭亭已沒雒神缺落
落石鼓排階墀寸縑尺楮足寶惜斷釵遺徒傷悲君不見雲麾碑

弔烈女馬前香墓

陸象拱

曾參養曾皙顏路泣顏淵

二語卽係烈女口占

事有不一致沉吟起

長歎親恩豈不重節孝難兩全著我新羅襦綵絲事事纏
微軀委白練大義何皎然涼飈掃蠅蚋溽暑時未闌觀者

咸太息異事今流傳人生等死耳此死重泰山忠孝無轉
念稍緩則已遷慷慨固非易從容良獨難讀書勵名教百
行多所愆讓彼蕙蘭芳清芬垂簡編



